

乡村婚宴

□赵大民(河南鲁山)

婚帖一送，一场乡村婚宴便很自然地展开了。

那婚帖自然是请村上最有学问且又有一手好字的人来写，乡村的婚帖比城里烦琐，不是简单地写上先生或女士，而是要按辈分，大姑二姨三叔四奶大舅子小姨子，啥亲戚该咋称呼就咋称呼，一点儿也马虎不得。写不好，不但有伤喜气，甚至伤了和气。所以，写婚帖的人是很受人尊重的，常常是新郎的父亲专职陪着，好烟好茶在跟前搁着，众人挤破了头看，不时叫着好，写帖人嘴里说写哩不中，心里却可美气，写到都三更了，还说早着哩。待写完，日头已经发红，收了笔，亮着嗓说：“不耽误事儿吧？中了，送吧！”

乡村的婚宴，又叫吃喜桌，那日子常常是男方家早找先生看好的，看住了“好儿”，给女方家送了“好儿”，喜日子说到便到了。

大姐出嫁的时候，是三月的天，桃花已开得鲜红，娘早早做了三床四被，买了木梳镜子自行车缝纫机，娘说：“闺女孩子都是娘身上掉下肉，花多少钱也得陪送陪送闺女。”

“好儿”是早送过了，可总等不来姐夫来娶，我便三番五次地问：“姐，他咋还不来呢？”姐说：“谁呀？”我说：“姐夫呀！”大姐搂了我，红着脸说：“急着送姐走呀！小嘴馋了吧？姐会带上你哩！”

大姐的婚宴上，我是最尊贵的小客人，是姐的带钥匙孩儿。那宴席就在姐夫家的门前铺开，场地很开阔。那木桌，东西排成三排，每排十桌，每桌七人。没开宴前，到处都是闹嚷嚷的人，鞭炮也不时地响。我便也四处里转，不知不觉便转到了香哩让人透不过气儿的地方，那两口白色的大蒸笼都有一人恁高，锅是在地下置的，火是在地下烧的，红通通的，蒸笼噗噗地喷着白气。四条大案板就放在离蒸笼不远的地方，四位主厨和四位帮厨系着围腰，嘭嘭、咚咚、噌噌、嚓嚓，忙着却不乱，那一盘盘一碗碗便从他们手中整整齐齐摆在大条几上。他们顾不得头上的汗，对照事儿的人说：“中了，叫客人们坐吧！咸了甜了，说一声啊！”

乡村婚宴上都有一个照事儿的人，帮主家招呼南来北往的客人，常常忙得喝不上一口水。照事儿的敞开了腔说：“各位亲朋好友，大家静一静，现在开始点座。”席面上立刻便静了，人们开始有秩序地围在桌前。点座是有路数的，常常是晚辈陪长辈，但也有长辈陪晚辈的，而这个晚辈常常是远道而来的客人。另外，点上座的多是邻里远亲，陪坐

的则是主家的至亲。

我正在大姐家的房檐下看，有人便拉住了我，说：“小哥，点你哩座哩，左右找不着你，你却在这儿！”那穿红衫的嫂子硬拉了我走，却原来上屋还有几桌，是专门招待我们送客的，陪我的是胡子都白了不少的爷爷。他处处护着我，桌上有人逗我时，他总笑着说：“今儿谁惹俺领导不高兴，我就跟谁拴住日头下不来！”那笑嘎地停了，眼瞪得溜圆，把我都逗笑了。满桌的人都给我说话，都给我夹菜挑肉舀汤上点心，肚子饱了，连两个酒盒子也装得满满的。

我半路就从宴席上跑出来了，大席上是热闹的，猜拳声这儿停了，那儿起来。不喝酒的妇人们聊着天，多半是说主家的好处，积来了这么好的闺女，而娃娃们则早跑到席外了，男娃娃们比着磕拐跳远，女娃娃们比着踢毽跳绳。

不知咋回事儿，东边的人群轰地笑翻了天，我跑去一看，也笑倒了，原来白脸蛋儿的香婶被抹了一脸锅灰，大叔的脸上却被涂得红红的，眉画得细长细长，俩人还被人硬抱着蹭了脸，亲了嘴。乡亲们说：“今儿可美气，谁叫你们应公婆哩，就得叫大伙儿也跟着得劲得劲！”

“吃好了没有？”照事儿的一个桌一个桌地问。

“吃好了，吃哩可美！”客人们边说边站了起来。

人们陆陆续续走了，大厨们也把自己的家什收进了包里，对主家说：“我们是‘祸将’，啥东西都给您祸祸光了。”

“你们不祸祸，我还生气哩，客人们都说做哩中！”主家说。

大厨们是不收主家钱的，他们说：“上庄下邻哩，说钱干啥，出点力算啥！”

照事儿的走得晚，看着一帮乡亲把主家的忙帮完了，才说：“中了，我也走了。”

主家不依，“娃们一桌，咱一桌，喜酒咋着也得喝！”

于是，夜的乡村，笑声响得远，酒也香得远。



儿时飘雪

□宋珊珊(河南平顶山)

2019年鹰城冬季的第一场雪，在几分钟的“雪逗逗”中草草收场，很多人没有感受到，我也是恰好在室外才没有错过这所谓的第一场雪。

这场敷衍了事的雪，倒是让我想起小时候年年入冬都会如约而至的鹅毛大雪。一夜未觉，等到早上醒来要去上早学时，推开门，一个银装素裹的世界猝不及防地闯入视野。地上厚厚的一层积雪，还有扑面而来的寒气，让人忍不住打寒战。

那时候的农村还没有电话，也没有闹钟，叫同伴一起去上早学的唯一办法就是喊。可是，我们却固执地把敲门当作最粗鲁的方式，绞尽脑汁想到了自认为最别具一格的方法，那就是谁起得早，谁就沿街乱喊，内容不限，唯一的标准就是声儿大。我想，那些不用早起的人们对此一定深恶痛绝，家里有学生的还好，没有学生的必定想把我们的嘴巴都给缝上。

早学，并不会因为下了大雪而取消。

现在想起来，最努力、最自觉的日子当属小学三年级上早学后的时光了。每天叫醒我的，不是闹钟，是对学校和知识的渴望。与现在视孩子上学为己任的家长们不同的是，那时候的家长才不会管你起不起得来，能勉强按时做早饭就是他们最大的支持了。

不管是在沉睡的美梦中，还是在半睡半醒的迷糊中，我们会立马捕捉到小伙伴们发出的信号。从不带赖床的，立马跳下床套上厚重的棉衣棉裤，穿上胶鞋，提着老棉鞋，背上书包，冲出家门与小伙伴会合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，水泥路对农村来说还是一个遥远的梦。如遇下雨或下雪天，便只能穿上家人笨重的大头胶鞋，因为路上的黄泥会把

用棉布纳的千层底鞋弄湿、弄脏。而小孩子是不配拥有儿童胶鞋的，因为小孩子的脚长得太快，买一双胶鞋只能穿一季，任凭谁家也浪费不起那钱。

那时候的雪从来不会吝啬，一下就是几天，厚厚的雪能没到小腿。不过，通往学校的必经之路上，势必早早便被踩成了坚实的溜冰场。去上学，总要捧它个九九八十一胶才能抵达学校。到了学校，便都迫不及待地把笨重的胶鞋甩掉，换上棉鞋，欢快地奔进校园那个大溜冰场。而勤劳、爱动脑筋的妈妈们已经学会了纳鞋底时加一层黑色的皮带条，我们叫“溜子带”——为了防止棉鞋底被雪水浸湿。但，光滑的皮带条踩在溜滑的冰上，那绝对是溜冰的绝配。

校园里三五成群，有女孩儿追着男孩儿打雪仗，有调皮的同学趁人不注意把冰冷的雪球塞进同学的脖子里。被塞雪球的人会立马跳起来叫，紧接着折回身奔跑着去追那使坏的调皮鬼，一边追一边愤怒地威胁：“有胆量你就给我跑，看我不把你推趴下！”声音虽大，却并不真恼，只是定要追到那坏包，狠狠地在他脖子里塞上几大把雪才解恨。

看到在雪地上追逐打闹的学生们，如果再疯下去，只怕老棉布袄都会湿透了。这时候老师们就会提前拿起小铁锤，走到老树下，敲响树上挂着的生锈的笨钟。悠远厚重的钟声如同扫把一样，不一会儿就把满校园疯跑的孩子打扫得干干净净。很快，清朗的校园中便传来了琅琅的读书声，纯粹、干净。

转眼间二十多年过去了，大学毕业的我选择再次回到校园，做了一名老师。每当下雪，总能在孩子们兴奋的小脸儿上看到自己儿时的模样。只是，时光不再，只剩羡慕的份儿了。



992.携书而归

胡旦是状元出身，知识渊博且恃才傲物，长期担任宋太宗的秘书(知制诰)。宋真宗时代，胡旦官至中组部副部长(吏部侍郎)，后因眼疾在襄阳病休。离京日久，胡旦上疏，请求见皇上一面，宋真宗许之。宰相王曾得知老革命胡旦抵京，对几位副宰相说：“此老利吻，若获对，必妄议时政(胡老先生嘴不把门，与皇上交谈，必然诋毁现行政策)。”于是王曾对皇上说：“胡旦失明退休已久，您接见他时，他难免举止失措，被侍卫们笑话。建议让国务院领导先见他一面。”宋真宗诏准。胡旦得知皇上拒见，只好同意与宰相见面。在国务院会客厅，王曾与诸位宰相都向胡旦执弟子礼，胡旦象征性地回了礼。王宰相问：“胡先生眼睛好点没？”胡旦冷言道：“没瞎呢。今天只来了两三位宰相应付我，世情凉薄啊。”王宰相问：“胡先生所来何事？”既然见不着皇上，胡旦不想耽误时间，称襄阳无书，请求提供一批书籍阅读。宰相当即答应曰：“此必可得。”胡旦失望地携书而归。

993.皇上做媒

皇上若喜欢这个人，坏事也能当成好事。柳开(948年—1001年)是北宋古文运动的倡导者，身为文人，却性格彪悍。柳开做润州(今江苏镇江)知府时，去拜访吴越王钱俶的一位近亲。在钱某的书房参观时，见墙上挂着一幅女士画像甚美，遂问是谁？钱某对曰：“是我妹妹。”柳开大喜说：“我丧偶已久，欲娶为继室。”钱某忙说：“待我回去请示一下父母，再定婚事。”柳开正色道：“以我的才学，不辱钱氏。”十天不到，遂娶钱小姐为妻。钱家本是贵族，当然咽不下这口气，把状告到了宋真宗处，诉柳开强抢民女。皇上一听，笑道：“识柳开否？真豪杰之士也。卿家可谓得嘉婿矣，吾为卿媒可乎(嫁给柳开还告啥状啊。柳开是豪杰之士，这媒人我来做好不?)”钱家人不敢再言，拜谢而退。(老白)

